

愛多醫院開幕露布

每三日出一張，刊費
中國境內全年二元半
同其外角每月二角半
作大洋計算，報費加倍
費在內，郵費加一

吸金龍牌香烟

增精神上之愉快

此烟氣味芬芳粗質
和平吸之確能增精
神上之愉快是誠香
烟中無上之佳品也



中國煙草兄弟烟草公司

影小伶名

男女各伶
最新名片
名伶小照
精製單張
如歷一元
外埠函購
每件加郵
費五角

大廉價 每部
四角

上海四馬路
得勝留聲機器
公司經售
外埠函購
家坊一百四十二號

益殊不知獨鶴的長篇
小書本獨鶴聚精會神最
小說尤為難能可貴
長篇小說的傑構

書中有

▲最新人物顯形怪狀群戲遊歷
▲紀述老頑固異稊開辟虛境
▲風雲生之短篇小說
▲其近時社會一般人士早已脛來人口
▲存在於古長良一讀之下其情調趣意
▲中有一奇文下謂者其情調趣意之奇事
○影現新奇人物之懸念疑難狀况莫明瞭
○情形如見物與物之感思因緣世故
○○○○○○可以描寫老人之尊嚴供養
後客除之消遣已電此特價賤從速購加

價目全書二册定價七角五分
上海四馬路世界書局發行

▲各省分局均有發行

朱大可先生
何海鳴先生
李錫熙先生
沈萬錦先生
胡寄塵先生
以姓氏字筆劃多寡爲次

獨鶴齋
人海夢

[illegible]

籌募游民工廠副券
慈善救濟會一等獎
將近開籤快來發財

老美女呂宋雪茄煙



老美女雪茄煙
煙中之極品
市上偽貨多
假煙裝真
要辨煙真
商標仔細認
店洋高

總經理人上海

[illegible]

大喉
竹科
名
李永聲

內科 咽喉七十一症
外科 傷寒上下四時
痘疹 傷寒
小兒 疳積等症
婦人 經帶
金治

▲出讓
今有本報及海關大報
份帶與完好馬價出讓
收買者請移玉西門外
路大同興號與部人接

二張定價大洋四角茲爲提倡起見特價二星期祇售大洋二角郵費另加五分海內外愛者幸勿交臂失之 上海閩北香山路香興里四十七號



新新美術館啓

[illegible]

本社會於民國四年時，編輯國恥小志，實對於英國之種種罪惡，言之甚詳，社主人志在雪恥，故手送千冊，以故年以還，經銷至五萬冊，茲因五卅六、兩次發生慘劇，本社特提出一萬冊，送各界，每冊祇收印費郵費三分。凡國人，欲寄寄親大辱者，速函附票索也，上海北山西路德安里格言義報社。

諸君提倡國貨

上海模範工廠

雙十牌牙刷

雙十牌橡皮鞋底

定價低廉批發格外克己

馬路盤

雙十商標

上海模範工廠

[illegible]

子曰：「脚而時腫之，不亦苦乎？有藥自遠方來，不亦閒心乎？人不知而不愈，不亦可愧乎？」

（朱子注：腫，病也。藥，立服脚腫丸也。此章乃孔子患脚腫病甚苦，子貢何以博施濟衆爲懷，問孔子患此腫病，急向濟眾製藥社購立服脚腫丸一包，由郵寄去。孔子服之，腫立退，喜甚，故曰：有藥自遠方來，不亦閒心乎？及其患愈，且有同病者，問之曰：你們爲什麼不吃立服脚腫丸？病夫曰：吾們不知有此藥也。曾夫子示知，孔

子乃贈然歎曰：可憐可憐，這藥是向上海濟世藥家郵頭二五號濟眾製藥社買的，每包祇收六角大錢，你們快去買啊！倘然嫌此路遠，四馬路世界書局有托站，黃橋橋北首濟世堂大藥房也有代售，你們快去買啊！

上海五洲藥房發行

各分號均有此發



要 夏 令

四 因

此 價

大中小包
小口口
解消服有
各水
諸心
結
山

包
包
包
包
包
包
包

一
五
餘
生
法
通
立

六
角
半
分
事
開
氣

效
症
服
藥
效
因
氣

(附送)
每盒)

人人

女主角張美烈

徐素娥

反舟霍中成
胃車亂暑冒
時頭吐傷
腦暈胃寒邪

聯合影片

俠情新片

盜窟情

攝製已畢
卡日

爾在

雙卡

○ 兼任主角 ○

導演：李應林

內務部化驗農商部註冊

凡患小便腫痛或淋或濁或白濁或赤白帶下或婦女經水不調或產後血暈或產後腹痛或產後惡露不盡或產後發熱或產後咳嗽或產後氣喘或產後嘔吐或產後泄瀉或產後驚風或產後疳積或產後一切雜症服此藥無不立見奇效

惡毒瘡癰

此藥專治一切惡毒瘡癰或疔瘡或癰疽或流注或乳癰或乳岩或一切無名腫毒服此藥無不立見奇效

認明金雞商標

謹防偽冒務請認明金雞商標

筋骨疼痛

此藥專治一切筋骨疼痛或風濕骨痛或跌打損傷或一切無名腫痛服此藥無不立見奇效

服此露

風濕編

醫生說：「開天窗了，『梅疳潰』了，『全身風』了。」

請快買「內服六〇六」，「外搽六〇六」，就可以慢慢地治癒了。

價目：內服六〇六藥要每瓶銀一元七角五分，外搽六〇六藥要每瓶銀二角。

上海四馬路中太和大藥房發行。各埠均有代售。

凡患風濕骨節疼痛，手脚骨節痠痛，不問起點，動

開市問題

前日總商會所召集者，爲四九商業團體會議，是以禁止外界旁聽，則各大報新聞記者，亦在種種門外之談，惟新申報之某君，以某某公府名義，時時假借林某氏，以爲溫州同鄉會名入場旁觀，主席者爲阿拉同鄉會。德厚宜宣佈開會宗旨，即討論開市問題，有主張初一者，有主張初二者，有主張初三者，其各一說議論紛紜，其主張李居陳一者，有三、二人記者詢其姓名，皆不首道，曰云其一說論點甚繁，當手摺紙一冊者，有一人以美國留學生呼囑曲多著作者，其一以上海商界老前輩一事已在古稀以外，才弱齒頹，氣衰欲歇，可憐奈何，請辭讓向與會諸親朋無緣接洽，於是不能出席人，讀者或可探察酸醞之會話結果，主舉初一開市者，訖據通商局董事所指任五人林工商兩聯合會接洽並加入通知刊明，於某日抱黑馬街舊貨之團體，由該團體通告林某氏，以爲商人下台地步，惟實意是誠，倘有紛紛出席者，主席高呼：「開林某氏把門」，有欲出者皆被截留云。

散會以後，五代代表鳴謝赴快活居，與工商兩聯合會接洽，五代代表推紹興大知會家發喜泉、鄧工界代表朱永福（湖南下人）即止云，賡貫長見之，致函會中第一開市，決未通過，已已通過，即無徵求工商兩聯合會之意，足見貴職謂與工界合作云云，一派組織頗強，五代代表曉口無言，並留學生葉某應接辦理家事，五代代表云：『是也此形上，只得和調云，我們學工商生業，應該像好夫妻一般，須要睡在一個枕上，睡在一起，張網上，還不能算是好夫妻，還得安睡在一個枕上，如此這般，一場談話，即此告終，然而雖爾會初一日開市之決議案，不得工商兩聯合會通知，問在某報館召集會議，各報記者，恃其識時務者，爲倥傯之態度，無可如何，惟阿拉的好客某記者（非他君）獨持異議，謂總商會開會，禁止新聞記者旁聽，如好好客某探訪消息，如何可以不登云云，後由代表再三央求，始以下次會，准許新聞記者旁聽，爲交換條件云。

南京路之平緩遊

自五卅慘案發生以來，記者不獨南京路走二句矣，一昨重過，見各商店門戶懸紅，路上行人，亦垂絲綵，冷落，閑寂，渡日，車馬有暇，往來交錯之聲，似不免令人有今昔之感。

此路稍黯，看況乎，然小販在莊嚴，勇隊及巡士，疏々落落，殊不見防衛嚴整，故多數撤減矣。

南京路向無小販，觀者皆今則，則買者，巡捕雖不嚴，意或稍

上海新近
花界慘史

綠林外史

第廿回說起紅粉煞的事，那裏描畫許多故事，都領耳聾眼瞎。那少爺道：去年元宵廟頭開舞會時，兩次飛出一匹風頭，其時好草的也是來賓之一見了這風頭，當經亂亂紛紛幾處跑避，不覺倒創得六體攢打。他自恨無可表示，所以很美的把家私拍幾張，變手把兩手拍損刷。當時杜白也在場中，聽得有一種字樣很是奇怪，回頭一看，真認得是小章。他們二人本是同學，於是點點頭，杜白問道：你為什麼和字掌作對，打得他發悶？小章道：「我妹子招了，我爹要娶發色情狂劉，杜白忍不住好笑，這就是含友妹。想不到你哥這樣費心。」小章跳起來道：是你命表妹嫁，好姊妹。女學界中還有這樣美物，我輩一定多鼓吹她，做中國第一跳艷名家例。隔了十幾天，他又果然出了百把塊錢，和人合辦一張旬刊，儘量的穿載揀選文字，於是爾英兩人，限得的人格外多。好草的也沾光不少，趁辦報的一同弄，與杜白聯絡，教他向蕙英問各諸跳舞的來源及貴客點，以便留揭起來別人捉不到錯處。忽一天，小章和杜白在險公司閒坐，湊巧蕙英血來買東西，杜白一眼瞧見，便上前招呼；杜白的跟在旁邊，杜白便給好介紹道：這是原所佩你的歌呢，而且極力贊揚你的草是美。蕙英歡笑了幾句，對好草的說道：以後如有所謂詢問，儘管直接交給我，不必轉彎抹角。好草的多周旋呢！好草的想不到蕙英談吐大方，這樣漂亮，快活得手足蹈不可言盡，從此便窩窩付託給愛而而給她。她想這種新寵，若華藉了，用錢多麼潑情了，誰希望女子窮困大的一些差面呢？所以你送來，她也受之不辭，好像男子應該侍候女人的一般。杜白道：你也不拒絕，和你賭錢拿錢，後來好草的養念金盆，自覺無聊去訪她，她也並不拒絕，和你賭錢，自以為滿腔熱誠了。這精神相照，那時不引得起他興個發起，色迷狂來，牽她的老母病危，催了他回去，否則恐怕燒壞茶灶，要斷送了這一個少年的性命。那時有朋友勸，要抽銀具金錢，好草的是愛情關切，只講些甜話，不肯再引起一兩分年的信心事，不知那年某月，怎樣的一段傷心事，且待下回分解。

卷一百一十五

[illegible]

三日報告

懶、吝者不肯、不肯步行、又無力服
 力人事、故不能堅持矣。
 荷東陸軍行門前、有數十人佇立、談
 論紛紛、但問：炸彈及捉一燕于窠？
 等語、余絕定少往爲佳、遂不
 暇審問、究未識何事也。
 是日余之行程、起於四川路、終於
 萬生行、時兩股戰慄、毛骨悚然、驚
 爲回宮、憶數年往來、車過臨城、
 道里及彼處土匪凶惡情形、不禁
 竄如此、孰知今日行經上海文明繁
 華中心點之南京路、何以竟亦有此
 異惡之憤、令人懷疑莫釋、

一戰、(小) (圖)
 戊申年正月

相

本報繪圖主任黃鈴荊君、前夜行經
 新開路油浜橋、有武裝英兵數名來
 勢洶洶、將黃君攔住、搜全身、黃
 君驚亡魂、眼淚而返、日昨爲禍
 甚爲憤憤、謂當強國國民、非爲弱
 國民、故極希望強國民努力進行、
 使吾國亦趨於強國地位云、(阿六)
 自此次南京路之慘案發生以來、華
 工一律罷工、各界雖先後援助、惟花
 界則尚未有所表示、茲由花界中紅
 李頭、小林葉玉、花葉芳、官紅等
 發起一花園補助華工遊藝大會、召

集長三諸姊妹、能歌者、上台
 奏樂、不能歌者、各攜花籃回
 春堂叩佛、幫勞會中、本擬即
 請大世界共和兩諸校書登台
 、繼因有謂若請大世界共和
 兩諸同行、必不能得混上人
 士充分之歡迎、故改擇姊妹
 中能歌而從未上台者擔任
 、轉意注意、即選武家坡青衫
 老六、亦自飾上武家坡青衫
 一角、昨日已向高華豐處商

▲黃鈴荊強做強國狗
 ▲黃鈴荊惹起遊藝會

申新時報的架子

五卅慘案的结果，因民族意識之發一
致主張經濟絕交，上海學術團體對
外聯合會等，首先致函各大報，要求
停印英日廣告，以爲提倡，新中華報
日報時，新報中華新報民權日報
商報等六家，便分別在各報上登載，
說明新來的英日廣告，業已一律拒
登，其除因爲合同關係，暫難停登
，但是也在設法解約，以符民衆
的同意，可是歐陽界生耳的的報
新開報時，報章是置之不理，我想
這一層，學術團體對外聯合會，一定
引起疑問的，其實這是很容易明
白的，一件事，因爲登不登英日廣告，
是他們的自由，你們無權干涉，況且
在你們眼中看來，實在不配和你們
說話，所以終於不理你們，這只好
怪你們自己沒資格，不能怪人家呼
沈家灣小樂場附近社開堂，前有一
婦人入問，挂銀元若干，店人告之，
交易成案，忽有學生持竹筒向婦
乞捐，婦人然叩頭以學，堂員以外人
搶截同胞，工人憤而罷工，暴資以濟
其生活，對婦人曰，有是哉，則暫爾
不食社開堂，以一元付學生（聽實）

民和里
妓女
美雲
自畫記

來函照登

大主筆先生大鑒、啟者、見貴報一百九十一號「代鍾根爲識竊人」之中，甚大罵鄙人、安稱余爲識竊人之使、字極可笑與報界中毫無一相識者、且金先生未嘗作文字投稿、對於余之名字、更不以所爲而恨、最可笑者、彼署名爲盜附者、竟妄稱與余在電中相投、更有謬余之「電事歸蘇記」中查得海報、在數月來足跡未嘗至余家隔、且與鍾根先生毫不相識、又不通、唐家灣王君想明王邦友學弟女學時、提起此事、請益

學潮

二回
寒風苦雨夜上柯仁
舞盡歌吹召來風浪
蘇傑生沒課的、不住在學堂裏、學生們到這兒來、現在已經八點一刻、電話

代色先生更正

上本期報所載一妹妹減價記一事。其
確有與微有不符。茲特代更正。其
原由係某之事實。而之妹妹並未減
價。出售於某之人。亦未在某工寮中
工。不遇某之姐姐。留在某式林某
人之家。某因此而負。包既爲某知
之。已悉辦之費。益後復給。有人盜
竊。日曰姊姊。何不來。姊姊。何不來。
厚。日曰姊姊。何不來。姊姊。何不來。
人。日曰姊姊。何不來。姊姊。何不來。
服。日曰姊姊。何不來。姊姊。何不來。
日。日曰姊姊。何不來。姊姊。何不來。
也。日曰姊姊。何不來。姊姊。何不來。
非。日曰姊姊。何不來。姊姊。何不來。
不。日曰姊姊。何不來。姊姊。何不來。
爲。日曰姊姊。何不來。姊姊。何不來。
臺。日曰姊姊。何不來。姊姊。何不來。
姊。日曰姊姊。何不來。姊姊。何不來。

附

不飽，濕土漬衣，醃食爲聚餐會，每
 次出入，出一元爲賞，衆知入資，輒
 相乘，其資出入，道人喜小，天闊坐貧，
 往就食，某君爲詩嘲之云、「道士爲
 石落頭，天白吃一元，齊如少師怪，
 依然訪別侶，門者無絲。」茲詩於
 人可謂藉於幽默，蓋道人臨時感
 念，恒賴藉於幽默，又符吾輩道老
 之聞人見道人着道士裝，疑爲江湖

僅在金陵昌樂街創購一小園，俾
 其父妾居之，以終老，道人無子，身後
 所遺資，此碑刻其富爲道人弟子所得，
 其父妾亦收藏不少云。

小園歌 (幹吧)

本風歌分碎調。媚眼橫飛分捧客。
 狂安得金片分藏賊。如。

昔渡高州作大風歌。余今師其意。
 鼓小風詞。人京妓女。皆八有書金
 友捧之者衆。爰識以調之。

父子爭風記

父風之劇

近來北京花園之中，無奇不有，五光十色。門戶鉅金，爲各小報平添許多材料。昨昨松林園又有父子爭風、合演一齣海盜、是猶花園中之趣劇也。錄之以博讀金鑽鑽諸君一笑。倘有奉明山者某機關人員也，家頗小康年雖近花甲而風流又不肯讓人，時在花園，作他勢劣狼狽之事，時在少年將終了，當遣侍婢，生學乃父之風流，在花園中，有跨姑之舉。其父近識蘭西書松林園清少班妓女金喜，過從頗密，爲其子少山所探。

父風之劇

極得意利權，其子本副團年點，毫無何爲其父所知，酸老大，憤甚。思有以資之，昨日其子往松林園金喜處接洽，正在假紅倚綠之際，忽其父闖入，握其子大打打得面腫受傷，經人調解，正交方釋手，子遂以實情告聞幕矣。

父風之劇

記者按：去歲四喜所姘君（現還諸湘館）有父子同榻之趣聞，而今年松林園金喜，亦有父子爭風之醜劇，可謂獨有偶矣。

上嘉禾集記

[illegible]

今由笑舞台編爲新
劇情節佈景穿插較
蔣老五閻瑞生更有
可觀

時茶房把車子到
恐怕已經睡了。
又再：「再罷！梅島
差，那麼苦去，說情
差，那麼苦去，說情
子送了，破的聲音
快來，送上海路物事，情
怪太要緊了些。

同康一割談

我友冷哲生，經月不見矣，一日忽過我曰：「老子我別去後乃爲一主可發噉之事，余曰：是下趣人，所爲頗細聞之。冷哲生曰：我於月前以我之下體，小試醫生之牛刀耳，余曰：殆戲語也。足下始知鄭龜細之請希來，檮博士施行其反，老回童術乎？冷哲生曰：否，余之所聞，範圍初無如是之大，且我未始，何用體有皮遺，蓋祇割去數分皮所包耳，今請爲君述之。」

初，余以下體有皮遺，其整數爲皮之包圍，每於醫馬婢子之際，藥巾壓迫，往往自屈而返，余與細君苦言之，余自念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而此細皮雖如此，作皮成膜，殊吾人道，乃於細君前，實言，願不與此，同病相憐，而君雖利其言，悅之，去大烙，而又轉細君之便宜，意頗躊躇，去皮大烙，君密渡館之佳賄，我細君密渡人也，故特喜之，余因身受切膚之痛，又以老適我友季君，知我已有改惡不顧之計，特爲我介紹於其友邵君振民處，邵君爲同康醫院之院長，而治生類疾病之聖手也，李君語我，人之下體，固非萬幸者，十三，故作佳君處求治者，日必有人，從未聞有以去皮而生危險者，君甚往之，此物爲君盡來，然顏不利於人，且願修頑的，爲廢垢納藏之所，足下即怕非戰主義者，寧不爲衛生計耶？」

余向能君曰：當時將其繫乎，能君曰否，余且爲
也。言畢，以玻璃管注藥於我下體之皮膚上，余
上，待其施割，則聞剪刀察察聲。我知此頭皮之一
被壓迫之苦，傢伙長別矣。割竟，能君即以線縫其

君細君大悅。余與冷皆生幼同學，長同道，故相對無所不言。今余乃以其間房之私，宜之報德，冷皆必且奇矣。雖然，我知猶夫冷皆冷皆，星期六下午七點鐘，請諸君往飯店正東館中，即以足下請嫂夫人所吃之去皮大雞，轉而請諸君到過地中，慰之母之。

編者按：老丁乃我友趙君之化名也。趙君同儕咸以赤鳥呼之，蓋其鳥之，所以示者殆亦受尊君之一刺耶。然則此篇所記實夫子自道耳。